

必须按这个主基调走。影视剧出来是什么样子，制作人说了算，他要承担全部责任，差一点儿，可能就出不来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“严肃文学”的影响力日渐减弱，但这两年，《妆台》等改编后取得一定影响，对严肃文学改编热，你有什么看法？

李路：我觉得只要是真实表达，网文也好，传统写作也好，“严肃文学”也好，只要言之有物，就都是好的。传统作家的作品，肯定是有筋骨的，有表达的，能转换成影视剧，当然好，但我觉得，也没必要“一刀切”地把作品划分为哪种类型。只要能让创作者有所感动、有所感悟，想表达的，都可能成为好题材、好作品。

拍得观众爱看，就是主旋律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人世间》是你想拍“人”字三部曲最后一部，当时为什么想拍三部曲呢？

李路：是凑巧了。《人民的名义》《人民的正义》（后改成《巡回检察组》）是一开始谋划的，后来又碰到《人世间》，真成了三部曲。

写人是影视作品永恒的主题，影视剧必须刻画人，而且要深刻地去刻画人，而不是流于表面的。一部电视剧，播完了，谁都记不住，但其中刻画出色的人物，会被观众记住。写人的东西才能留住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拍完《人世间》后，你对人的理解有变化吗？

李路：没什么变化，我的世界观早就定型了。但每次塑造的人物身上，都有很多闪光点，值得我去

学习，也有很多问题，要在未来生活中避免发生。

至于拍完《人世间》后的心境，只有“老累了”。我原来是个胖子，最近瘦了，我可不是减肥，也不想减肥，在东北寒冷潮湿的棚里，熬了六七个月，太冷了。我想当可爱的胖子，现在肚子都没了，我急死了。从8月份杀青回来，我瘦了20多斤。我觉得最近要调整身体，一直在吃中药，非常累，身体上的，心理上的。扛这么大的东西不容易。

我不沉湎于制作，搞一个长镜头，那是我小时候玩的事，我现在不玩这些，就想好好拍，踏踏实实用最好的光影，把故事讲好，其他全是附加的。

《人世间》的制作有三四家合作方，把我能想到的组合，全都依着我了。作为总制片人，我把成本控制得很好，节约了大量经费，这也很重要。如果不节约，合作方还能依着你吗？那肯定不行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人世间》应该算是主旋律电视剧了吧？难得的是，它还这么好看。

李路：什么叫主旋律电视剧？我的理解是，好看、有所表达、有思想性、有艺术深度、有艺术水准，就是主旋律。主旋律剧能不能吸引到观众，是创作者的手艺问题，或者说创作团队思想深处的问题，有手艺，有思想性，才会让观众有同感，有共鸣，很过瘾，想去看。

题材很重要。比如《老大的幸福》，呼唤慢生活，当时全民皆商，大家都很忙，那时我也挺忙的，我的同学从国外回来，在我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，看我一直在忙，他说：你瞎忙什么呢？你创造什么价值

了？

我一想，也是，自己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整天忙活。同学说，你这个不太对，国人都不太对，应该慢慢地、静静地想一想，你产生什么价值了。所以我和范伟老师合作，拍了《老大的幸福》。

拍《人民的名义》时，我找周梅森，包括这次和梁晓声老师合作，都是有题材，有预见性的。影视作品从谋划到诞生，有一个周期，没当下性，或者说，没把观众的共鸣感勾连起来，影视作品便生不逢时。所以，创作者必须思考作品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思考，什么感受。

《人世间》就是这样。回顾过去50年，让大家记住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，怎么从计划经济时代，走到如今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。我问了我儿子，他是00后，我说你真想看吗？他说真想看。我们只经历过一个尾巴，没赶上“上山下乡”等。主演雷佳音一开始就说，这部剧是拍给他爸看的，他爸也支持他拍。

这几代人，80后、70后，都只赶上历史的尾巴。《人世间》中很多细节会触动观众的某一处心弦。播放时，我还没怎么着，身边一些人已痛哭流涕了，可能勾起了他的回忆。

不提倡好人文化，难道提倡坏人文化？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人世间》被认为是梁晓声老师“好人文化”的形象化表述，你如何看这种“好人文化”观？

播放时，我还没怎么着，身边一些人已痛哭流涕了，可能勾起了他的回忆。